

# 苏轼与韩国汉诗中的“白战”<sup>\*</sup>

阮 怡

**提要:** 欧阳修在聚星堂宴饮会客,与客赋诗,摒弃常用、陈旧、熟悉的语言来描摹雪,首创“白战”体诗;苏轼对其创作规则进行阐释并身体力行的创作,将“白战”体诗创作发扬光大。随着苏轼诗歌盛传海东,韩国诗人已广泛接受以“白战”咏物的方式。在他们眼里,白战是行酒的律令,也是赋诗的规则,更是诗人之间逞才使气的一种方式。“白战”一词运用范围亦随之扩大,他们将“白战”视为“诗战”的同义语,忽略了“白战”中“白”的含义,而着眼于“战”,代指竞技性强的作诗方式,包括次韵诗、分韵诗、联句诗、科举考试赋诗等。“白战”这一诗学术语在韩国的演变轨迹展现了韩国文人对苏轼这一文学典范的推崇以及古代中韩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 苏轼;汉诗;白战;酒令;诗战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9.06.022

咏雪诗是中国古代咏物诗歌的一个大类,发展到宋代,宋人求新求变、力去陈言,将新颖的表现方式融入到咏雪诗的创作中,产生了一种表现手法独特的诗歌,称为禁体诗。这类诗不以常见、惯用的词语来咏雪,而是另辟蹊径,选用生僻、险奇之语来咏雪,创造奇丽之境,这种作诗方式又称为“白战”。以“白战”作诗的方式远播东国,在韩国汉诗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接受了“白战”一词的原初含义,并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些误读,演绎出新的含义。目前,就笔者所见,学界尚未有文章关注到韩国汉诗中屡次提到的“白战”作诗的方式,本文通过细读文本,探讨“白战”这一诗学术语在韩国汉诗中演变的轨迹及误读的原因。

## 一、陌生化咏雪:“白战”溯源

始作禁体诗的是欧阳修,皇佑二年(1050年)欧阳修时为颍州知州,建聚星堂,宴饮会客并作《雪》诗,原诗如下:

新阳力微初破萼,客阴用壮犹相薄。朝寒棱棱锋莫犯,暮雪綷綷止还作。  
驱驰风云初惨淡,炫晃山川渐开廓。光芒可爱初日照,润泽终为和气烁。  
美人高堂晨起惊,幽士虚窗静闻落。酒垆成径集瓶罍,猎骑寻踪得狐貉。

<sup>\*</sup> 基金项目:中国人事部留学回国人员科技活动项目资助成果(SC 2018[145]);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项目资助(15DFWH007)成果。

龙蛇扫处断复续，猊虎团成呀且攫。共贪终岁饱粃麦，岂恤空林饥鸟雀？  
沙墀朝贺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屨。乃知一雪万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  
坐看天地绝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  
颖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槩。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开一噓。

欧阳修作此诗有严格的规则需遵循，其小序云：“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sup>①</sup> 严禁使用描写雪形状以及动态特征的常用词语。全诗描绘了一幅广阔的雪地景象，初春仍寒气逼人，大雪复作，在阳光的照耀下，山川耀眼，一片润泽和气的丰年迹象。美人、处士、肆酒商贩、猎人，上至宰相、下至农夫都在为这突如其来的大雪而惊喜。诗歌刻画雪景以及人们在雪中的活动以及心情，抛弃了刻画雪景常用的词语，达到翻陈出新的目的。

苏轼仿欧阳修作诗规则，创作了两首著名的禁体诗，一首是嘉佑四年(1059年)冬乘舟出川，南行赴京途中创作的一首咏雪诗，题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诗云：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渐。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世间苦乐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肌肤。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天王临轩喜有麦，宰相献寿嘉及时。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帋。  
高人着屐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  
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  
楚人自古好弋猎，谁能往者我欲随。纷纭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sup>②</sup>

全诗写大雪降临，江河、陵谷、青山、野树都覆上皑皑白雪，天地苍茫的景色。生动地描绘了山夫、饮酒者、天子、宰相、书生、织女、隐士、野僧、舟中行客等各色人物在雪中的活动以及对下雪的感受，被汪师韩评曰：“岩壑高卑，人物错杂，大处浩渺，细处纤微，无所不尽，可抵一幅王维《江干初雪图》。”<sup>③</sup> 苏轼的这首咏雪诗所禁词语在欧阳修诗歌基础之上增添了常用来比拟雪形态的词语“盐”、“鹭”、“蝶”；常用于表现雪花动态特征的词语“飞”等。这些常用来描绘或比喻雪形态或动作特征的词语皆是苏轼咏物所摒弃的。

苏轼更著名的一首禁体诗作于元佑六年(1091年)出治颍州时，在欧阳修当年建造的聚星堂内宴客赋诗，依禁体诗规则写下《聚星堂雪》。其序交代了作诗缘由，序云：“元佑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迩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以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sup>④</sup> 苏轼以欧阳修“门生”之名，号召宾客依“禁体物语”之令作雪诗，增加作诗的难度，达到困难见巧的目的，再现欧阳公当年友朋满座，约客赋诗的佳话。其诗云：

① [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63页。

②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校注卷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册，第90页。

③ [清]汪师韩笺释：《苏诗选评笺释》卷一，丛睦汪氏遗书本光绪刻本。

④ 《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校注卷三四，第6册，第3807—3808页。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  
 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微灯照明灭。  
 归来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铃索掣。未嫌长夜作衣棱，却怕初阳生眼缬。  
 欲浮大白追余赏，幸有回飙惊落屑。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裁一瞥。  
 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前八句写冬雪初下轻扬飘洒的姿态以及主客欢聚歌舞宴饮之欢乐。接下来八句依次写夜间之雪，初阳照耀之雪、风中之雪、桧顶之雪、瓦沟之雪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雪的姿态。正如纪昀所评“句句恰是小雪，体悟神妙，不愧名篇”。<sup>①</sup>最后四句号召效仿汝南先贤欧阳修作禁体诗，所谓“当时号令”是指皇佑二年欧阳修于聚星堂约客赋诗作雪诗时的准则，规定：“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白战不许持寸铁”中“白战”指不带任何武器，徒手战斗，这里比喻不用任何习见的描写雪的颜色、形态的陈言来咏写景物，与“禁体物语”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禁体诗”亦称为“白战体”。咏物诗本以体物，能细腻展现描写对象的形态、动作特征为正宗，而以“白战”作诗，其创作要求与之背道而驰，要求“禁体物语”，这极大地增加了诗歌创作的难度，正如苏轼所说的“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在自我设定的限制条件下写出奇丽的诗歌，实属不易。

## 二、“白战”献诗：作为酒令与诗规的号令

“白战”作为聚星堂宴饮赋诗之号令，苏轼让在座宾客“辄举前令，各赋一篇”，究其实质，白战之令是文人赋诗行酒的酒令，当代学者对此已有所论及。周裕锴先生认为：“苏轼的‘禁体物语’提出于文人燕集的独特场合，即‘与客会饮’‘各赋一篇’，既是行酒的酒令，也是唱酬的规则，因此这种特殊的诗体具有强烈的文字游戏和诗艺竞技的意味。”<sup>②</sup>禁体诗中饮酒与作诗如影随形，如欧诗中“乃知一雪万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苏诗中“欲浮大白追余赏”，“我虽不饮强倒卮”都明确提到赋诗饮酒，文人燕集按一定规则赋诗，为诗不成则以酒示罚，这是一种以诗佐酒的文人风尚。这种酒令将作诗与饮酒结合起来，“多具临时设辩的性质……因此这些酒令大多是被一次性地应用的。”<sup>③</sup>可见“白战”则是源自欧阳修、成于苏轼，由两人应景而设的酒令规则。

苏轼诗歌在其生前就已传入高丽，在高丽后期掀起了一股“苏轼热”，高丽文人对其声名、文采都十分倾慕，不少高丽士人都学习苏诗，模仿苏诗的题材、点化字句、沿用意象、承袭苏诗的风格。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学术思潮以及文学风尚的转变，朝鲜文坛或宗苏黄，或模拟明人之风、转而学唐，或受清人影响兼采唐宋，苏轼诗歌的传播情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是无论怎样改变，在东国诗人眼里，苏轼已具有了文学典范的意义。正如崔雄权所说：“高丽后期以后，韩国汉诗在大部分时间段内，都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宋诗风的影响下发展的。即使是在朝鲜朝前期，一些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反思苏轼及其诗歌，甚至对其进行批评，但未能彻底改变苏轼诗歌在诗坛上的影响力。苏轼诗歌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即潜隐的方式或者唐宋结合的方式影响着朝鲜朝后期的诗人。”<sup>④</sup>受苏轼影响，“白战”作为酒令被韩国汉诗文人广泛接受，多与文人的宴饮雅集、酬唱赓和相联系，以诗助兴、以酒侑诗。如权五福《偶逢朴敬差、陈都事两先生，设酌房中》，诗云：“白战政酣风雪夜，清尊相对笑谈时……酒帝刘伶一石

① [清]李香岩手批，[清]纪昀评点：《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卷三四，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② 周裕锴：《白战体与禁体物语》，《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3期。

③ 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8页。

④ 崔雄权：《苏轼与韩国汉诗风的转换与诗学价值选择》，《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饮,衙官屈宋百篇诗。”<sup>①</sup>诗人与友相会,设酒款待,风雪之夜一边白战作诗,一边饮酒谈笑,酒助诗兴,诗佐酒欢,斗酒诗百篇,“白战”显然充当了酒令的角色。又如:

座上尽才俊,白战谁最劲。广文骋雄健,先生尽雅正。挥翰不能止,骚坛堪主柄。知县气又豪,觥饮称酒圣。忘形共欢谑,一席四美并(徐潜《次金郊赵察访》)<sup>②</sup>

特蒙九重之殊锡。盈囷法酒,含洞庭之春光;蘸甲清波,带赤岸之霞气;银丝雪脍,腥传丙穴之鱼;金液霜苞,香浥卢家之橘。才黄封之饱德,复白战而献诗。为寡人赋之,岂敢居客之右。(李明汉《拟宋翰林学士苏简易赐谢上尊酒设伐赋诗表》)<sup>③</sup>

自憐樽散老无能,白战词场奈不胜……何事樽前耽饮酒,为兹骚兴醉中增。(金得臣《又次权说卿韵》)<sup>④</sup>

披云愧阙芳尊供,咏雪先蒙白战模。薄劣终非英妙辈,归来何敢慢关繻。(郑士龙《答于宗文示韵》)<sup>⑤</sup>

这些诗句皆显示出白战作诗与文人宴饮相联系。宴会上需依令赋诗,违背酒令者需受罚,徐潜《和经历》一诗记载三月三日上巳节曲水流觞的宴饮盛会,其中具体谈到依令喝酒的游戏规则:“座中宾佐皆词客,白战谈锋谢钺斧。击钵催诗酒令严,浮白还依金谷数。”<sup>⑥</sup>参加宴饮的都是诗人骚客,击钵以表明时间,在固定的时间内作出白战体诗歌,“白战谈锋谢钺斧”与苏轼“白战不许持寸铁”意义相近。“金谷数”<sup>⑦</sup>指宴会上罚酒三杯的常例,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写出诗歌,那就应“金谷之数”喝酒作为惩罚。东国诗人清楚认识到“白战”喝酒作诗、游戏斯文的娱乐性,曰“杂联韩孟余,禁体欧苏创。故应逞才力,不几近谑浪”,<sup>⑧</sup>“感物摘词语惊绝,不数白战穷谑娱”<sup>⑨</sup>认为“白战”作诗是席间游戏笔墨之作,是宴饮中以资谈笑的娱玩方式。

白战是行酒的律令,也是赋诗的规则。据本人统计,《韩国文集丛刊》收录有四十多首禁体诗,如黄汝一《效禁体》、徐居正《次韵》(金岩途中遇雪效禁体)、丁寿岗《聚星堂用东坡韵(禁体)》等诗。他们遵循欧、苏设定的禁体规则,在结构、内容、语言多方面沿袭欧、苏禁体诗,特别是较多地借鉴了苏轼禁体诗的语句、意象以及修辞方式,常在诗歌中表达对苏轼的追忆,盛赞苏轼的才华,并遥想聚星堂赋诗的盛会场景。本人另撰文论述韩国禁体汉诗创作情形,在此不再赘述。韩国文人不管把“白战”当作酒令还是赋诗规则,都突出地强调了诗人作诗过程中体现的才艺的较量,将“白战”作诗视为诗人之间逞才使气的一种方式。诗人一方面感叹白战律令之严苛:“白战诗锋独窘皲”<sup>⑩</sup>、“文场角艺令何严,白战宁藏寸铁尖”<sup>⑪</sup>;一方面更渴望难中取胜,一展诗才,作诗各方都怀揣着一决高低的竞技心态,“懒向词坛争白战”,<sup>⑫</sup>“白战奇功输永叔”,<sup>⑬</sup>“白战词场奈不胜”,<sup>⑭</sup>“白战文场斗隼贤”<sup>⑮</sup>……充斥着争、斗、胜、输等字眼,是一场诗艺的大比拼,其激烈程度犹如一场战争。于是诗人将诗坛视若战场,诗艺高低的

① [韩]权五福:《睡轩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7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第372页。

② [韩]徐潜:《药峯遗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3册,第159页。

③ [韩]李明汉:《白洲别稿》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97册,第570页。

④ [韩]金得臣:《柏谷集》册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04册,第121页。

⑤ [韩]郑士龙:《湖阴杂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25册,第49页。

⑥ [韩]徐潜:《药峯遗稿》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3册,第162页。

⑦ 石崇《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参见[清]严可筠辑《全晋文》卷三三,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⑧ [韩]李尚迪:《恩涌堂集》续集卷二《李安宇(龙在)示七律二章,勤嘱次韵,赋此以谢》,《韩国文集丛刊》第312册,第256页。

⑨ [韩]金安老:《希乐堂稿》卷四附《十玩子次韵忍性堂雪夜诗》,《韩国文集丛刊》第21册,第363页。

⑩ [韩]赵裕寿:《后溪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55册,第021页。

⑪ [韩]柳梦寅:《於于集》后集卷二《中州杂咏十八首》,《韩国文集丛刊》第63册,第490页。

⑫ [韩]李承召:《次徐刚中韵送浩上人归觐》,《三滩先生集》卷七,《韩国文集丛刊》第11册,第447页。

⑬ [韩]李荇:《次韵正使安兴遇雪韵》,《容斋先生集》卷八,《韩国文集丛刊》第20册,第483页。

⑭ [韩]金得臣:《又次权说卿韵》,《柏谷集》册四,《韩国文集丛刊》第104册,第121页。

⑮ [韩]车天格:《在试院奉示后湖二首》,《五山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1册,第381页。

较量犹如战争胜负的比拼,如下诸例:

青尊酒肆君先醉,白战骚坛我易降。(睦大钦《次李子敏赠行韵,示书状》)<sup>①</sup>

诗来白战望风降,捻断冰髭漫倚窗。屡对愉容凭远句,忽披昏瘴快晴江。(金安老《次韵复奉青鹤丞相三首》其一)<sup>②</sup>

风斤须待郢匠斲,鼓瑟宁混齐门操。对垒诗盟更未了,白战词锋思一麈。(沈攸《醉中得长句赠洪泛翁柳起之》)<sup>③</sup>

白战词坛哄未阑,骊珠何用敌蜃丸……欲竖降旛还作气,须从执律且乘欢。(车天辂《醉后示东阜石峰》六首)<sup>④</sup>

分筹整笔阵,奋距酣白战。顾我才薄劣,旗鼓安敢擅。犹喜赴军令,奏凯为后殿。(宋奎濂《同诸宗老少,陪丈席游凤栖寺,依晦庵故事,以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分韵,得转字》)<sup>⑤</sup>

诗人充满以诗为战的豪气,将按白战之令作诗比喻成“麈”战(激战、苦战);以“降”、“竖降旛”、“望风降”表现甘愿服输的心情以及对对方诗艺的推崇;以战争双方的“对垒”比喻同场赋诗的诗人;操笔作诗之“笔阵”犹如作战之方阵,以指挥作战的“旗鼓”喻诗歌措辞立意,以“奏凯”喻诗成。一系列战争术语来比喻作诗的修辞惯例集中凸显了白战作诗的激烈竞技性。

### 三、从“白战”到诗战:竞技作诗的演绎

东国诗人将白战之酒令视为“军令”,白战作诗犹如战场打仗,其竞技激烈性不言而喻,随之而来的是“白战”一词运用范围亦随之扩大。“白战”不仅仅是聚会宴饮的酒令和以“禁体物语”作诗的规则,它还大量用来指称需要争胜负输赢、一比诗艺高下,竞技作诗的方式。韩国汉诗人常用“白战”代指唱和诗歌,如李喜朝《重阳日》一诗,诗前小序云:“壶谷谷、赤谷丈,会饮于余之新构太极亭上。盖此地素号龙山,故为继李白《九日龙山之饮》也。登览訖,又泛舟其下,半日容与。夕又上岸尽醉,乘月而罢。是日乡人来会者,亦六七人。二丈自初到,至临发,相与赋诗,各至十数篇,真白战也。余辈亦不容无作,遂次其韵如左。”<sup>⑥</sup>诗人共有三首次韵诗,分别为《次壶谷早赴龙山九日之会韵》、《次赤谷韵》、《次壶谷韵》,诗歌描写九月初九,友人相会,菊花满地之景,抒发佳期难再,贤人矢志之感。从诗歌内容来看,跟苏轼“白战体”诗歌禁体物语作诗的方式丝毫不涉,可见,诗人所谓“白战”指的是次韵唱和友人诗。

从高丽到李朝时期先后与中国各王朝保持了紧密的邦交关系,特别是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定期与中国互派使臣,处理外交事务。派遣使节名目繁多,如圣节使、冬至使、贺正使、谢诰使、陈慰使、谢恩使、进表使……为彰显文治教化之盛,双方所派使节多为有文学才能的饱学之士,文臣见面常常诗词唱和,这种用于诗赋外交、赓酬唱和的行为也被称为“白战”。如李晬光万历二十五年(1597)以进慰使身份出使明朝,将沿途见闻、吟咏之作集为《朝天录》一书,其序曰:“余膺命为进慰使,尹佐郎继善而述为书状官,同赴京师……凡山川风俗之异,楼台民物之盛,与夫去国羁旅之思,一于诗发之。相与白战,有唱辄和,诚不觉道途之远鞍马之劳也。今略存其概,题曰《朝天录》。”<sup>⑦</sup>把与明朝使臣的唱和明确

① [韩]睦大钦:《茶山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83册,第49页。

② [韩]金安老:《希乐堂稿》卷三,《韩国文集丛刊》第21册,第311页。

③ [韩]沈攸:《梧滩集》卷十二,《韩国文集丛刊》第34册,第389页。

④ [韩]车天辂:《五山集》续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61册,第494页。

⑤ [韩]宋奎濂:《霁月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37册,第342页。

⑥ [韩]李喜朝:《芝村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70册,第29页。

⑦ [韩]李晬光:《芝峰集》卷十,《韩国文集丛刊》第66册,第100页。

称为是相与“白战”。翻检李氏此次出行的《朝天录》纪行诗集,并无禁体诗留存,可见李晔光所谓“白战”与苏轼所称的“白战”已相去甚远。另外,此次出使明朝李晔光恰好与安南国使臣冯克宽见面,相与唱和,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诗集传世,车天辂为其诗集所作序云:“芝峯先生之再聘天朝也(按:李晔光于1590年以书状官身份曾出使明朝),有与安南国使臣酬唱者若干篇,问答者若干言,汇为一卷。”又云:“我朝二百年,文墨之士朝聘上国者冠盖相望,未尝闻有与异国人酬唱者,独先生得与安南国人有所白战,有所激昂,乃使异国之人得知我国文献之盛。而奉使之臣不下于古之人也。则先生此行,不但不辱君命,又使我国重于九鼎大吕也。”<sup>①</sup>无独有偶,车天辂亦将李晔光与安南使臣之唱和称为“有所白战”。这种唱和的意义远非文人普通的诗酒风雅可相提并论,它承载了深远的政治文化意义,参与唱和的双方也并非仅仅只是展示一己之才华,更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形象。中国使臣多为进士出身,集官员、文士身份为一体,在朝鲜使臣眼里,他们是汉文化的杰出代表,这极大地刺激了朝鲜使者欲与其一试高低的竞争意识。双方都竭尽全力展现自身的文学风采,中、朝使者斗才比敏的争胜情绪空前强烈,正因如此,韩国文人将“白战”也借用来表示外交场合的唱和。

“白战”也可用来指分韵作诗。如宋奎濂有《同诸宗老少,陪丈席游凤栖寺,依晦庵故事,以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分韵,得转字》一诗,众人以裴迪《辋川集二十首》中的名句“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拈字赋诗,诗人拈得“转”字,依次以“浅”、“旋”、“转”、“面”、“讌”、“见”、“便”、“传”、“践”、“战”、“擅”、“殿”为韵脚,分别押先韵、铕韵、霰韵,邻韵通押,完全符合以“转”字赋诗的要求,诗人将此次赋诗称为:“分筹整笔阵,奋距酣白战。”<sup>②</sup>分韵作诗是指古代文人约友赋诗,选择若干字为韵,各人分拈,拈得何字就以此字所在韵部为韵作诗的方式。它本是一种文人之间斗才比敏的文字游戏,所赋诗歌既要表现当时的场景、心境,又要在指定的韵部选择韵脚,在限定时间、韵部的情况下作诗,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与苏轼“白战”作诗,自我设限的方式是一致的。

“白战”还可以用来指联句作诗的方式。联句是指古人宴饮聚会时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连缀创作的诗歌。朝鲜朝正祖曾命群臣联句赋诗,自叙其事曰:“自集春门召泮儒,设朝食堂,命题试取拈东字韵,使在筵诸臣联句。每拈一韵,应韵而对,随赋随书。轴既满,予遂占一句以完之。命阁臣揭板于摘文院。”<sup>③</sup>群臣赋诗称赞此次诗歌盛会是“才高白战开文垒,道贯红心契极翁”,<sup>④</sup>以“白战”指称正祖拈韵,命群臣依韵联句作诗的方式。金千镒为朋友郑必达所写行状亦云:“七岁从全公汝怡游于普海寺,命题平字联句,即答曰平林落叶埋春色,为数十人白战之魁”,<sup>⑤</sup>把含特定字眼的联句作诗称为“白战”。联句要求诗人当场赋诗、才思敏捷,且与其他诗人所作诗句紧密相连,作出的诗歌风格前后一致,是文人聚饮逞才使气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与苏轼的“白战体”诗歌并无二致。此外,“白战”还可用来指称科举考试的文才较量。如金圣铎为金然所写行状,叙述称颂其生平事迹,曰:“以万历丁酉某月某日生公,天资超迈,神采映发。自孩提时,已能解文字。及入学,才敏绝人,于书一览辄记,藻思日达,属文赋诗,援笔立就……既而赴都会白战,日未昃,具呈诗赋二篇,句语豪壮。考官金公中清,击节称奇才,遂擢为魁。既出试围,为请见,仍见其子焉。是时,公方十五岁矣。”<sup>⑥</sup>将赴都会科考称之为“白战”。又如俞瑒儿子参加肃宗登基后第一次科考,“入庭制呈者六千余人”,<sup>⑦</sup>儿子科考夺冠,俞瑒写诗称:“少

① [韩]车天辂:《五山集》卷五,《韩国文集丛刊》第61册,第430页。

② [韩]宋奎濂:《霁月堂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37册,第342页。

③ [韩]正祖:《弘斋全书》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第87页。

④ [韩]正祖:《弘斋全书》卷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62册,第87页。

⑤ [韩]金千镒:《行录》见郑必达《八松集》卷七附录,《韩国文集丛刊》第32册,第252页。

⑥ [韩]金圣铎:《敬窝金公行状》《霁山集》卷一六,《韩国文集丛刊》第206册,第520页。

⑦ [韩]俞瑒:《秋潭集》卷之亨,《韩国文集丛刊》第33册,第130页。

年声价续青毡，白战词场莫与肩。名出六千多士上，恩承九五圣君前。”<sup>①</sup>亦把科考赋诗称为是“白战”词场。李朝为任用官吏选拔人才，也仿照中国建立科举制度，文人士子纷纷走向读书应举之道，属文赋诗是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因而科考也成为文艺才华的较量，考场胜出、及第登科充满了竞技性，与苏轼“白战不许持寸铁”的竞争激烈程度不谋而合。

在韩国文人眼里，作为酒令与作诗规则的“白战”摇身一变成为“诗战”的同义语，这与韩国文人对“白战”体诗歌的认识有关。“白战”作诗要求翻陈出新，不落俗套，创作难度可想而知，对于异族文人来说，可谓难上加难。韩人常常感叹“白战”诗难作，称：“大人比兴人谁解，郢曲由来少和唵”<sup>②</sup>；“郢歌梁赋邈难和，袁卧焦寝高可说”，<sup>③</sup>禁体诗在韩人眼里是“郢曲”、“郢歌”，是阳春白雪的高雅作品，后人难以企及。若有人能知难而进，创作出禁体诗，足以见出其在诗坛上逞才斗艺的自信，他们是诗艺比拼中的胜利者。竞技性强是“白战”体诗歌留给东国诗人最深刻的印象，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白战”渐渐偏离原初的意义，词义从苏轼以“禁体物语”为酒令作诗演绎为代指竞技性强的作诗方式，包括次韵诗、分韵诗、联句诗、科举考试赋诗等。他们将“白战”视为“诗战”的同义语，忽略了“白战”中“白”（即以赤手空拳作战比喻用不常见的词语咏物）的含义，而着眼于“战”，将诗场视为战场，战场上的冲锋陷阵、立功报捷成为诗场上的斗才比敏、一决高低，“白战”一词成为“诗战”之喻为历代韩国文人反复咏叹。

另一方面，明人对“白战”体的认识也深深影响了东国文人。明朝不少文人根据欧、苏设定的禁体规则创作过数量众多的禁体诗歌，数量远超宋元，质量颇高，他们多沿袭苏轼设定的称谓，将“白战”视为“禁体物语”的同义语。如费宏作《喜雪用禁体二十四韵》全诗铺叙雪中万象，无一犯禁，且云：“挟册光堪映，论诗禁最严。苦唵毫屡秃，剧饮酒湏添。白战惭前辈，余膏亦可沾。”<sup>④</sup>将此次作禁体咏雪诗称为“白战”，认为“白战”作诗虽禁令森严，令人煞费苦心，却是对前人作诗风采的发扬。又如：

长须踏雪送诗筒，白战令严鸟敢缓。（高启《咏雪禁体次徐文学韵》）<sup>⑤</sup>

聚星堂上多勍敌，白战通宵恐未厌。（李东阳《雪晴和应宁诸君韵二首》）<sup>⑥</sup>

白战旧盟谁愿续，一尊同此系诗牌。（程敏政《雪后至南山精舍》）<sup>⑦</sup>

以上诸诗皆为应雪景所作禁体诗，明确表达出“白战”作诗是指沿袭欧、苏前贤旧例，重现聚星堂风流佳话，以禁体物语咏雪。但在明人诗文中，“白战”所指范围渐广，不再局限于专指以禁体物语作咏雪诗的方式，“白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如唐顺之《文训》一文称在科考中通过博学宏辞科进入仕途者“皆贾勇词场、角雄艺闾；不厉兵而白战，争夺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胜若劣，一日而决。”<sup>⑧</sup>其中，“不厉兵而白战”指不带一兵一器，驰骋文场，比拼才艺，与禁体咏雪无涉。又如程于古在《芙蓉十编序》中谈及当朝文风曰：“觉近来风气以反为正，以驳为灵，以单寒为矜贵，以俭浅偏合为白战横盾之胜，元声散为钩棘，钩棘变而俚音，质诸古先范型，觚与圆何径廷也，文焉用之？”<sup>⑨</sup>批判时人以“俭浅偏合”为作文风尚，“白战横盾”显然是文场角逐之意。在诗歌中已有不少类似用例，如：

官柳森森夹道横，渭城不尽别离情。王曾名德元无敌，孙楚才华籍有声。白战漫为文字饮，

① [韩]俞瑒：《秋潭集》卷之亨，《韩国文集丛刊》第33册，第130页。

② [韩]黄汝一：《山寺伏次大海叔父雪中寄韵四首效禁体（其一）》，见《海月先生文集》卷二，《韩国文集丛刊》第10册，第53页。

③ [韩]林得明：《石渠直中值雪与好古斋存斋睡轩六云居士树轩次东坡聚星堂咏雪韵》，见《松月漫录》册一，《韩国文集丛刊》第110册，第22页。

④ [明]费宏《费文宪公摘稿》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3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⑤ [明]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0册，台北商务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⑥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142页。

⑦ [明]程敏政《篁墩集》卷八七，明正德二年刻本。

⑧ [明]唐顺之《荆川稗编》卷七六，明万历九年刻本。

⑨ [明]程于古《落玄轩集选》卷一，《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72页。

赤心应为故人倾。(刘春《次日王宪副孙进士餞别樊城邮亭》)<sup>①</sup>

却暑当湖阁,相将惬故群。解衣围葦竹,移席就南熏。白战催行酒,清言罢论文。兴高犹未已,秉烛坐宵分。(范钦《夏日集东沙》)<sup>②</sup>

两诗皆叙写与友人饮酒赋诗的欢乐场面,从所写场景来看,一为春景、一为夏景,与雪无关,“白战”不可能指即景创作禁体咏雪诗,而是泛指宴饮雅集中的把酒赋诗论文的文才比拼。在明人诗文中,有时沿袭欧苏旧例,用“白战”指称禁体咏雪诗;有时又将“白战”理解为以诗为战,以文为战,用来泛称诗艺文才的竞技,这种用法在宋元文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明代文人这一混用很可能影响了东国诗人对“白战”作诗方式的理解。明朝与朝鲜朝关系密切,两国长期互派使者,使者多为饱学之士,擅长诗赋文章,文学交流频繁;李朝使者出使明朝,大量求购中国文献典籍,明朝士人亦常常以书相赠,明代重要文学流派以及著名作家的作品大量流入朝鲜半岛。随着两朝文学交流的机会增多,明人对“白战”一词的混用亦可能随之进入到李朝文人的视野中,使得李朝文人误以为“白战”就是指一决胜负,比才斗艺的文字游戏。查阅韩国文人的传世诗文集,把“白战”理解为“诗战”的东国文人皆是生活在16世纪末(即明朝后期)以后的文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明代文学作品东传朝鲜半岛以后,明代文人对“白战”的理解影响了东国文人的认识。

## 结 语

禁体诗始创于欧阳修,苏轼继其踵,进一步完善禁体规则,并将其形象生动地称为“白战”。随着苏诗在韩国的广泛流传,东国诗人对这一作诗方式产生极大兴趣,他们承袭了“白战”为酒令的原初意义,将其作为宴饮雅集中的一种游戏方式,以诗会友,再现苏轼聚星堂约客赋诗的盛会场景,积极创作“白战”体诗,“白战”一语成为东国诗人评诗、论诗的常用术语,体现了他们对苏轼作为文坛领袖主持的聚星堂诗会这一文坛佳话的憧憬,对苏轼文学才华的景仰,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韩国士人对苏轼这一文学典范的尊崇。基于韩国汉诗人对“白战”作诗充满竞技性的深刻印象以及明代文学作品在东国的广泛传播,韩国汉诗诗人对这一术语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白战”之义与苏轼原意有了显著的改变,成为“诗战”的同义语。中华文化在汉文化圈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白战体诗歌在韩国的传播接受以及改变只是从极其微观的层面印证了这一事实,中国还有更多的文学现象、文学典籍、文学典范影响着周边国家。东亚各国长期浸润于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中,有相似的道德观念、精神信仰和知识结构,但各国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改变。如果我们把跨越国度而又具有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提炼并弘扬起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好地阐释汉文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必能提升不同国家相互的文化认同感,促使汉文化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为人类文明的友好相处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阮怡,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68]

责任编辑:项义华

① [明]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32册,第612页。

② [明]范钦《天一阁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341册,第213页。